

力侯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祖
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
養敗摩訶歸于侯安都安都遇之甚厚自此常
隸安都征討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高祖
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
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
曰今日令公見矣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
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因稍解去安都乃
免天嘉初除本縣令以平留異歐陽紇之功累

遷巴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
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
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
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
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
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
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爲公取之
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箬絳衣樺皮裝
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
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
陣前十餘步設弓未發摩訶遙擲銃覘正中其
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
之於是齊軍退走以功授明毅將軍負外散騎
常侍封廉平縣伯邑五百戶尋進爵爲侯轉大
僕卿餘如故七年又隨明徹進圍宿預擊走齊
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
梁與齊人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
旗齊衆大潰以功授持節武毅將軍譙州刺史

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率衆爭呂梁戰
於龍晦時忻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
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軍王軌
來赴結長圍連鑕於呂梁下流斷六軍還路摩
訶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鑕下流其兩頭築城今
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
斷賊執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爲虜矣明徹
乃奮譟曰塞旗以時也事也長奔速路老夫
事也摩訶失色而退摩訶謂之曰益三摩訶
又請於明徹曰今事不得退無路若潛寬
突圍未定爲取摩訶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
領鐵騎數千摩訶徹曰弟之此計乃多圖也然老夫受朕專征不
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感慙宜無地且步軍既
多吾爲揔督摩訶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
宜須在前不可遲摩訶因率馬軍夜發先是
周軍長圍既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摩訶選精
騎八十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

高宗詔徵還授右衛將軍十一年周兵寇壽陽
摩訶與樊毅等衆軍赴援無功而還十四年高
宗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主傷而不死
叔陵奔東府城時衆心猶預莫有討賊者東宮
舍人司馬申啓後主馳召摩訶入見受勅乃率
馬步數百先趣東府城西門屯軍叔陵惶遽自
城南門而出摩訶勒兵追斬之以功授散騎常
侍車騎大將軍封綏遠郡公邑三千戶叔陵素
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尋改授侍
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閣
聽事置鷓鴣尾後主特賜摩訶開黃閣門施行
馬聽事寢堂並置鷓鴣尾仍以其女爲皇太子妃
會隋總管賀若弼鎮廣陵窺覩江左後主委摩
訶備禦之任授南徐州刺史餘並如故禎明三年
正月元會徵摩訶還朝賀若弼乘虛濟江襲京
口摩訶請兵逆戰後主不許及若弼進軍鍾山
摩訶又請曰賀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
壘漸未堅人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克之後主又

不許及隋軍大至將出戰後主謂摩訶曰公可
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
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頒賞諸軍令中領
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崗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
將軍任忠女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次之
摩訶軍裏居北衆軍南此百二十里首尾進退
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望
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盜所部進
薄弼軍屢却後而復振軍分軍趣北突諸將孔
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
散駐之弗止摩訶無所用力焉爲隋軍所執及
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
訶請弼曰今爲國虜命在斯須願得一見舊主
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
泣仍於舊廚取食而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
不能仰視其年八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
王諒詣并州同諒作逆欲誅時年七十三摩訶
訥於語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

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射獵無日不畋遊及安都東征西伐戰勝攻取重訶功寔居多子世廉少警俊敢勇有父風性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賞誠貶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為之歔歔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破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江陵之功悉已陵內史摩訶之妻也其妻子先已籍沒智深女摩訶死手自殞斂哀感行路君子哀之蜀川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亦有謀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壘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為

鄉黨所齒乃長譎詭多計略膂力過人尤善騎射

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鄴陽王蕭範為各州刺史

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

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

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眾寇抄範命忠與主帥

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眾入

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王琳
立蕭莊署忠爲巴陵太守琳敗還朝遷明毅將
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豫寧太
守衡陽內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平
高宗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釋而不問太建初
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直閤將軍
遷武毅將軍廬陵內史秩滿入爲右軍將軍五年
衆軍北伐忠將兵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
安於大岷逐北至東關仍克其東西二城進軍
斬譙並拔之徑龍谷肥入其郭進克霍州以功
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邑五百戶呂梁
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詔忠都督壽陽新蔡
霍州緣淮衆軍進號寧遠將軍霍州刺史入爲
左衛將軍十一年加北討前軍事進號平北將
軍率衆步騎趣秦郡十二年遷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
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率步騎趣歷陽周遣
王延貴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擒延貴後主嗣

位進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
加侍中改封梁信都郡公邑三千戶出爲吳興
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
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華廞摩訶以下於內殿定
議忠執議曰兵家稱客主異勢客貴速戰主貴
持重宜且益兵堅守宮城遣水軍分向南豫州
及京口道斷寇糧運待春水長上江周羅暎等
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計矣衆議不同因遂出
戰及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啓云陛下唯當
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勅
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當奉迎後主令
宮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隋將韓擒虎自新
林進軍忠乃率數騎往石子崗降之仍引擒虎
軍共入南掖門臺城陷其年入長安隋授開府
儀同三司卒時年七十七子幼武官至儀同三
司時有沈客卿者吳興武康人性便佞忍酷爲
中書舍人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由是
自進有施文慶者吳興烏程人起自微賤有吏

用後主拔為主書遷中書舍人俄權為湘州刺史未及之官會隋軍來伐四方州鎮相繼以聞文慶客卿俱掌機密外有表啓皆由其呈奏文慶心悅湘州直鎮冀欲早行遂與客卿共為表裏抑而不言後主弗之知也遂以無備乎敗國是二人之罪隋軍既入竝戮之於前關

樊毅字智列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司州刺史角復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侍武解軍益州

門少習武善射侯景之亂毅率部曲隨叔父文

皎援臺文皎以青溪戰歿毅將宗族子弟赴江

陵仍隸王僧辯討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假節威

戎將軍右中郎將代兄俊為梁興太守領三州

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

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營中將士皆驚

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

擊鼓申命衆乃定焉以功授持節通直散騎常

侍貞威將軍封夷道縣伯食邑三百戶尋除天

門太守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二千戶及西魏圍
江陵毅率兵赴援會江陵陷爲岳陽王所執久
之遁歸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
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
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仍隨侯瑱進討巴
湘累遷武州刺史太建初轉荊州刺史封高昌
縣侯邑一千戶入爲左衛將軍二年舉軍北伐
毅率衆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之吞軍於頽口齊
援滄陵又破之七年進克滄州 弘高柵等六
城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爲大都督進號平北將
軍率衆渡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
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
彥將兵圍壽陽詔以毅爲都督北討前軍事率
水軍入焦湖尋授鎮西將軍都督荊郢巴武四
州水陸諸軍事十二年進督沔漢諸軍事以公
事免十三年徵授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荊州
刺史後主即位進號征西將軍改封逍遙郡公
邑三千戶餘竝如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及陪

大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採石俱是要所
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
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
等震隋兵消息毅計不行京城陷隨例入關項
之卒

猛字智武毅之弟也幼倣儻有幹略旣壯便弓
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虜短兵
接殺傷甚衆臺城陷猛死京累戰功爲
威戎將軍染干高亮方矩爲湘州刺史以猛
爲司馬會武陵王肅紀舉猛爲漢江東下方矩
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
時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峽口相持久之
不能決法和揣紀師老卒憊因令猛率驍勇三
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
紀衆倉卒驚駭不及整列皆弃艦登岸赴水死
者以千數時紀心資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
曲三十餘人蒙楯橫戈直登紀舟瞋目大呼紀
侍衛皆披靡相枕藉不敢動猛手擒紀父子三

人斬於艗中盡收其船艦器械以功授游騎將
軍封安山縣伯邑一千戶仍進軍撫定梁益蜀
境悉平軍還遷持節散騎常侍輕車將軍司州
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二千戶永定元年周
文育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獲琳乘勝將略南
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
迪軍敗爲西所執尋遁歸王琳琳敗還朝天嘉
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永陽太守遷安成王府司
馬光大元年授壯武將軍廬陵內史大建初遷
武毅將軍始興平南府長史領長沙內史尋隸
章昭達西討江陵潛軍入峽焚周軍船艦以功
封富川縣侯邑五百戶歷散騎常侍遷使持節
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宣遠將軍荊州刺史入
爲左衛將軍後主即位增邑并前一千戶餘竝
如故至德四年授使持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
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
猛在京師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攻陷
巡及家口竝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

領青龍八十艘爲水軍於白下游奔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軍懼其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又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于隋

魯廣達字遍覽吳州刺史悉達之弟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或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多釋褐梁邵陵王國右常侍遷正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假節壯武將軍晉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廣達出境候接資奉王僧辯謂沈炯曰魯

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王僧辯仍奉迎隨僧辯景平

加負外散騎常侍餘王僧辯故高祖受禪授征遠將軍東海太守尋徙爲桂陽太守固辭不拜入爲

負外散騎常侍除假節信武將軍置北新蔡太守

隨吳明徹討周迪於臨川每戰功居最仍代兄

悉達爲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邑五百戶光祿

大夫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

率衆軍進討軍至夏口咬舟師彊盛莫敢進者
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戰艦旣交廣達憤怒
大呼登艦樓獎勵士卒風急艦轉樓搖動廣達
足跌墮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咬平授持節智
武將軍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太建初與
儀同章昭達入岷口拓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
氏將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運糧青泥廣達
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以功增封并
前二千戶仍還本鎮廣達爲政簡要推誠任下
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留二年
五年衆軍北伐略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會於
大峴大破之斬其數城王張元範虜獲不可勝
數進克北徐州乃授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徐州
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入爲右衛將軍八年出爲
北兖州刺史遷晉州刺史十年授使持節都督
合霍二州諸軍事進號仁威將軍合州刺史十
一年周將梁士彥將兵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
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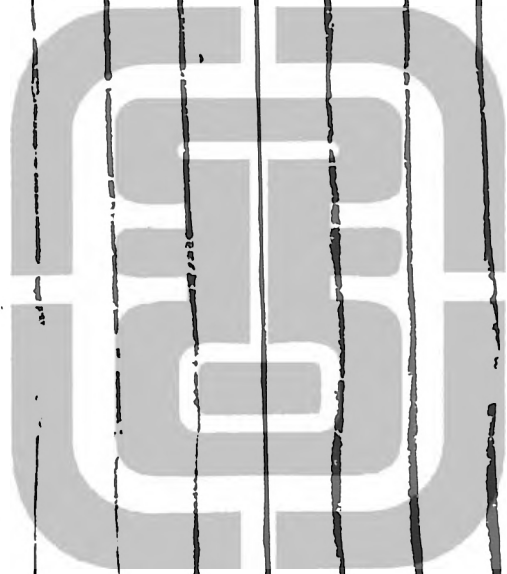
衆入淮爲犄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
北兖晉等各拔諸將竝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
達因免官以侯還第十一年與豫州刺史樊毅率
衆北討克郭默城尋授使持節平西將軍都督
郢州以上十州諸軍事率舟師四萬治江夏周
安州總管元景將兵寇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
之後主即位入爲安左將軍尋授平南將軍南
豫州刺史至德二年授安南將軍徵拜侍中又
爲安左將軍改封綏越郡公封邑如前尋爲中
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衆於白土崗
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
鼓率勵敢死冒刃而前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
營殺傷甚衆如是者數四焉及弼攻敗諸將乘
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
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
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歎
歎於是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
朝淪覆遭疾不治尋以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

書令江揔撫極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詩曰黃
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
生揔又製廣達墓銘其略曰災流淮海險失金
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義介冑無良獨
撫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
報撫事何忘初濟將韓擒虎之濟江也廣達長
子世具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
遣使致書以招廣達時屯兵京師乃自劾廷尉
請罪後主謂之曰世具雖異路中大大公國之
舌臣吾所持節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黃
金即日還營廣達遂與世雄等
精時從廣達在軍
中力戰陷陣其子八
子
精揮刃殺隋兵十餘
力窮父子俱死

之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略
亦一代匹夫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
徒歟任忠雖勇決彊斷而心懷反覆誣給君上
自蹟其惡鄙矣至於魯廣達全忠守道殉義爲身
蓋亦陳代之良臣也

列傳第二十五

陳書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六

陳書三十二

散騎常侍姚 曇廉 撰

孝行

殷不害

弟不仕

謝貞

司馬昌

張昭

孔子曰夫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乎孝者百行之本八倫之至極也凡在性靈孰不由此若乃差生盡養送終無異或泣血三年絕粒七日思藪莪之慕切追顧復之恩深或德感乾坤誠貫幽顯在於歷代蓋有人矣陳承梁室喪亂風漓化薄及迹隱閭閻無聞視聽今之採綴以備闕云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任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中兵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其貧窶者第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第勤劇無所

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廷尉平
不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
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遷鎮西府
記室將軍尋以本官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朝廷
政事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
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更事非卿
所長何不使卿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又
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
鹽複毳備七年除東宮步兵校尉太清初遷平
北府諮議參軍舍人如故侯景之亂不害從簡
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
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突
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
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爲景所幽遣人
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簡文夜
夢吞一塊土意甚不悅以告不害不害曰昔晉
公出奔野人遺之塊卒反晉國陛下此夢事
是平簡文曰若天有徵冀斯言不妄梁元帝

以不害為中書郎兼左尉卿因將家屬西上
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子
時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
行哭道路遠近尋求無所不至遇見死人溝水
中即投身而下扶捧閱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
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
屍而哭每舉音輒氣絕行路無不為之流涕即
於江陵權殯與王東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
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不害七年自周
還朝其年詔除司馬錄尋遷左錄大夫八年加
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廉平以光祿大
天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
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相明三年京城
陷僧首來迎不害道病卒時年八十五

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
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仕梁起家為尚書中兵
郎其有能稱梁元帝承制授戎昭將軍武陵王
咨議參軍承聖初遷武康令時兵荒飢饉百姓

流移不佞巡撫招集繼負而至者以千數會江陵留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飢飲食常為居喪之禮高祖受禪起為戎昭將陘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之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世祖即位除尚書左民郎不就後為始興王諮議參軍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世祖崩廢帝立高宗為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右丞王暹等謀矯詔出高宗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勅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高宗即位以為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加招遠將軍尋除大匠卿未拜加負外散騎常侍又兼尚書右丞俄遷通直散騎常侍右丞如故太建五年卒時年五十六詔贈秘書監

第三兄不疑次不占次不齊並早三不佞最小
事第二寡媪張氏甚謹所得祿俸不入私室長
子梵童官至尚書金部郎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
祖綏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蘭正貞外郎兼散
騎常侍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
每發便二三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
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是親族莫不奇之母王氏
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
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
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
矣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略通五經大旨尤善
左氏傳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
而復蘇者數矣初父蘭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
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暉乃共
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
子旣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
自後少進餽粥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

陷沒高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高祖受禪高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太建五年貞乃還朝除智武府外兵參軍事俄遷尚書駕部郎中尋遷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將有異志因與卓自踈於王母有宴遊輒辭以疾未嘗參預叔陵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卓獨不坐後主仍詔貞入掌中官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品高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嘗因宴席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作後主因勅舍人施文憂曰謝貞在王處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勅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勅報曰省啓具懷雖知哀然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

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
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
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
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
祚謂客卿曰信哉吾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
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吏
部尚書吳興姚察與貞人善及貞病篤察往省
之問以後事貞曰孤子無福所集將隨灰壤族子
凱等粗自成立已有歸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
德即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為志設弱兒年甫六
歲名靖字依仁愷累所不能忘敢以為託耳是
夜卒勅賜米一百斛布三十疋後主問察曰謝
貞有何親屬察曰臣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即有
勅長給衣糧初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凱曰
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
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踏地遂同有憾得還侍
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
空簿累數清階縱其稍繼無所酬報今在受

晷漏將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
弃之草野依僧家尸陀林法足吾所願正恐過
為獨異耳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靈輿復以葦席
次山而埋之又吾終尠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
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林設香水盡卿兄
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初自在周
嘗侍趙王讀王即周武帝之愛弟也厚相禮遇
王嘗聞左右談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
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身人若
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
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可
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所有入
集值兵亂多不存

司馬暘字文昇河南温人也高祖晉侍中光祿
勳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之後父子
產梁尚書水部侍郎岳陽太守即梁武帝之外
兄也暘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
禮水漿不入口殆經旬每至號慟必致詞

內外親戚皆懼其不勝喪父子產母曉諭之通
進饘粥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
訊梁武帝見高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
昨見羅兒面顏顛頓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
爲有子矣羅兒即高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
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逾甚廬宇墓側一日之
內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
猛獸高結廬數載豺狼跡常有兩鳩棲宿廬
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傳之承聖中除太子
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殞
失所高以宮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
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去人從戮孔車有長
者之風彭越就誅藥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
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即勅
荊州以禮安厝太建八年自周還朝高宗特降
殊禮賞錫有加除宜都王諮議參軍事徙安德
營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司州大中
正卒于官有集十卷子延義教學希忠少沈

學江陵之陷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吳
還都廷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
皆皸瘃及至都以中風冷遂致癱瘓數年方
愈稍遷鄱陽王錄事參軍沅陵王友司徒從事

中郎

張昭字德川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
禮無違者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
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
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
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隣里
聞其哭聲皆為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
兄弟遂六年長毀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焉
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有餘年杜門不
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
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
苦癰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于會稽剡縣居
家以孝聞及丁父憂哀毀而卒高宗嘉之詔故

其所居清苦里爲孝家里云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平反始盡
性窮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記古塞乎天
地盛哉

列傳第二十六

陳書三十二

散騎常侍姓

思廉

撰

儒林

沈文阿

沈洙

戚袞

鄭灼

張崇

陸詡

沈德嘉

賀德基

全緩

張譙

顧越

沈不害

王規

蓋今儒者本因古之六學斯則王教之典籍先
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秦始皇
焚書坑儒六學自此缺矣漢武帝立五經博士
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其傳業者其衆
焉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魏晉浮蕩儒教淪歎

公卿士庶罕通經業矣宋齊之間國學時復闕
真梁武世開五館建國學摠以五經教授唯國
學乃經經名置助教云武帝或紆鑿駕臨幸庠
序釋奠先師躬親試胄申之醮語勞之束帛濟
濟焉斯蓋一代之盛矣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
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旣日不暇給弗遑勸
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
今之採綴蓋亦梁之遺儒云

沈文阿字國衛吳興武康人也父峻以儒學聞
於梁世授桂州刺史不行文阿性剛直但有勸力
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
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採先經共同自
為義疏治三禮三傳察孝廉為梁臨川王國儲
郎累遷兼國子助教五經博士梁簡文在青宮
引為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
掇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招
募士卒入援京師城陷與張嶮共保吳嶮嶮敗
奔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

迫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
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為
原鄉今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為國子博士尋
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泰清之亂臺閣故事
無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世嘗掌朝儀頗有遺
藁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高祖受禪
文阿輒弃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
文阿宗人沈恪為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
頸致於高祖高祖視而笑曰腐儒復何為者遂
赦之高祖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
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
在師知傳及世祖即皇帝位剋日謁廟尚書右
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民物推
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
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
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
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
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

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
踰月卽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
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重紱之重猶未
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
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
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
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眞贄旣夏復
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
孫通定禮尤失前憲眞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
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
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懽欣
今君臣吞良万民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
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三宿三
啖上宗曰饗斯蓋祭饋受福爲謂賀酒邪愚以今
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
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
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
孝經論語天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一詔贈廷尉

卿文阿所撰儀體八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
並行於世諸儒多傳其學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稚梁餘杭令
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
不妄交遊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彊記五經
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解巾梁湘東王國左
常侍轉中軍宣城王限內參軍板仁威臨賀王
記室參軍遷尚書祠部郎中時年蓋二十餘大
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
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
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
於臨安時世祖在焉親就習業及高祖入輔除
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高祖受禪加貪
外散騎常侍歷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
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
稱主人翁靈樞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
久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
者爲至月未除靈內外即吉爲待主人還實

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王衛軍云久
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
若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
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
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為不允中原淪陷已後
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
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祭者不
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
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
蓋禮之王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死亡屍柩葬
禮無期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
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
其制李膺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不測其子制服
依時釋縗此竝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
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未剋愚謂宜依東關
故事在此國內者竝應釋除縗麻毀靈附祭若
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
覆流播絕域情禮皆未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

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庭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識折之禮衷德藻依洙議奏可世祖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讀尋兼尚書左丞領揚州大中正遷光祿卿侍讀如故齊帝嗣位重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遷戎昭將軍輕車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帶琅邪彭城二郡丞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臧省詳議時高宗錄尚書集眾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曰未知獄所測人有幾人款幾人不款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并其罪自然後更集得廷尉監沈仲由列稱別制已後有壽羽兒一人坐殺壽慧劉石磊渴等八人坐偷馬仗家口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款劉道朔坐犯七改偷依法測立首尾二日而款陳法滿坐被使封藏阿法受錢未及上而款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

必應以情正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
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
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
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情之上無人不服誣
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爲
衷若謂小促前期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
則無憊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彊弱人之立意
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藝身無完者戴就
熏針竝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
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
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箸制於事
爲允舍人盛權議曰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
正明議咸允定輕之旨躬頌敷正之言竊
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獄十一
人其所測者十人款者唯一愚謂深罪之囚獄
官宜明加辯析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啓
審分判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乃可啓審測立
此則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漢律云

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寬優十中不款者九參會兩文寬猛寔異處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當列上之文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晷之父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到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王是少日於

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為捍獄囚無以在夜
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衆議以為宜依范
泉前制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
宗元饒議曰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
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以會優劇即同牒請
為還刪定曹詳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洙以太
建元年卒時年五十二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祖顯齊給事中父
霸梁臨賀王府中兵參軍袞少聰慧遊學京都
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二年中大義略
備年十九梁武帝勅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
袞對高第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
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
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
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
屍而殯其為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梁
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
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

義間以劇談摘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懾氣
皆失次序袞時騁義摘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
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尋除負外散騎侍郎又
遷負外散騎常侍劾帝承制出為江州長史仍
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也逼袞俱行後自
鄴下遁還又隨程文季北伐呂梁軍敗袞沒于
周久之得歸仍兼國子助教除中衛始興王府
錄事參軍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二袞於梁
代撰三禮義記值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
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祖惠梁衡陽太守
父季徽通直散騎侍郎建安令灼幼而聰敏勵
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侶梁中大通五年釋褐奉
朝請累遷負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安東臨川王
府記室參軍轉平西邵陵王府記室簡文在東
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學士承聖中除通
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尋為威戎將軍兼中
書通事舍人高祖世祖之世歷安東臨川鎮北

鄱陽二王府諮議參軍累遷中散大夫以本職兼國子博士未拜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八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毋削用之灼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仕梁歷王府中記室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出爲丹陽令王府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宗元饒表薦爲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定陽令天嘉初侍始興王伯茂讀遷尚書祠部郎中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都侍太子講禮傳尋授太學博士轉國子助教母